**碧草情丝**

高三 10班 欧阳婧祎

《诗经》悠悠地传唱了两千多年，最脍炙人口的，依然是那些爱情诗。《诗经》里的爱情是纯粹的，恍若历史长河里一抹洁净似冬雪、烂漫如春花的童音。采蓝的思妇、婉娈的静女、“爰采葑矣”的青年、“可与晤歌”的淑姬……荒野、牧场、河畔、街巷、城垣，这些简单而自然的场景皆可成为爱情的生发之处。而在这个拜金主义盛行的“大时代”，我很怀疑我们还能否有幸拥有这样纯美的爱情。

而细心揣摩这些爱情诗，我发现一个迷人的细节：这些爱情基本上都和草木有关。流传甚广的《桃夭》《蒹葭》《关雎》三首即可为佐证。而散落在其他章节里的就更多，“野有蔓草，零露瀼瀼。有美一人，婉如清扬”（《郑风·野有蔓草》）、“维士与女，伊其相谑，赠之以勺药。”（《郑风·溱洧》）、“山有榛，隰有苓。云谁之思？西方美人！”（《邶风·简兮》）、“彼泽之陂，有蒲与荷。有美一人，伤如之何！”（《陈风·泽陂》）……草木的露水滋润着爱情，爱情的甘露浇灌着芳草嘉树。爱情与草木，二者在《诗经》里相依相存，仿佛生生世世不能分离。如同那些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“岂无膏沐？谁适为容？”的誓言一样万古长青。

诚然，这些草木可以看做是一种起兴和渲染（它们确实是），然而俗话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。“起兴”中的草木便是来源于生活中的诗歌基础，其后的爱情，便是作者意识的升华。

那么爱情与草木是怎样联系到一起的？

古人向来爱将草木与个人的感情相联系，从“萋萋芳草忆王孙，柳外楼高空断魂”到“无情最是台城柳，依旧烟笼十里堤”、从李商隐的“一树碧无情”到姜夔的“玉梯凝望久，叹芳草，萋萋千里”，草木仿佛向来象征着愁苦、困顿与无情。“青青河畔草，绵绵思远道”，离离芳草使思妇断魂；而“萧瑟兮，草木摇落而变衰”又使文人悲秋。草木枯时凄景萧瑟令人触景生悲，茂时翠色猗猗反衬得人世寒凉——它们无论猗盛还是凋败，皆是怨与悲的赋形。而最使我悚然而惊的，乃是白居易的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中的一句“远芳侵古道，晴翠接荒城”。萋萋芳草于黄沙古道竟是一种侵略，晴翠与荒城的对比又是多么苍凉！而老杜的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”则更像是一种绝望的悲泣与控诉：芳草嘉树是多么的没有心肝，世间的生灵涂炭丝毫不能阻止它们的蓬勃生春……在诗人的笔下，茂盛的草木，仿佛就是对悲惨的人类的无情嘲笑：无论这世上民生多么凋敝，白骨怎样累积，沧海怎样变了桑田，山河怎样凋零湮灭，草木们都依然如常地一枯一葳蕤，自成日月。

上古时代，人们依然过着披荆斩棘的原始生活。最初始的大自然是一片碧绿，碧草、绿树、藤蔓、灌木……一望无际的绿色云翳压迫着人们的神经，所有的居所周围都紧紧包裹着难以突围的绿色。有无数危险就隐藏在那深重的绿色中。现在身处钢筋水泥的世界中，我们觉得枝头的一抹嫩绿是那样清新柔美，但当无穷无尽的未知的绿色重重叠叠遮望眼时，它就象征着一种巨大的压抑与恐慌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这样的恐慌是难以消亡的。于是，在恐惧与无可依靠中，也许爱情就这样萌生了。于是情人们就以木瓜相赠、以芍药传情，他们攀折着草木，柔弱的枝条在情人们手中宛然地旋转着。他们自以为征服了草木，并以此证明爱情的忠贞。可是这种爱情与大自然的力量相比，多么微小而渺茫！

“花有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”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”，人生与草木的对比永远是凄凉而不自量力的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的荒草，见证着多少人的爱恨情仇、生老病死。这些比人类矮小得多的绿色生物，就在这样一片一望无垠的大地上生生不息。而人呢？在大自然面前只不过是一粒齑粉。岁月短暂，人生无常，这一点，古罗马的哲学家皇帝马可·奥勒留·安敦尼在《沉思录》中形容得最为透彻而干脆：

“人的一生在永恒的时间中只是短暂的一瞬。时间川流不息，知觉混乱不清，肉体容易腐坏，祸福难以预料。名利如过眼烟云，灵魂乃急转之物。总之，属于肉体的一切变幻无常，犹如白云苍狗；属于灵魂的一切飘渺虚无，如镜花水月。人生是苦斗逆旅，死后万事皆空。”（第二卷第17节）

这时，人类的爱情就仿佛是一种与时间(即草木所代表的)的赛跑，比谁更长久，比谁更坚韧。这种比赛无疑是没有胜算的，可这种不可捉摸且脆弱动荡的力量——爱情却世代流传，它比草木更加取得了精神上的永久胜利。在华夏最古老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，爱情永恒地流转着光辉，仿佛是在夸耀着人性的伟大胜利——毕竟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！

然而这种夸耀是低调且温润的，“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”。先人们只是沉默，只是婉转地唱着“山有扶苏，隰有荷华”“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”“东门之杨，其叶牂牂”……在丛林间、荒郊上，久久地回荡。与他们脚下萧萧飒飒的草木一样，响彻了山岗。

**北方有佳人**

落日熔金，暮云合璧，人在何处？染柳烟浓，吹梅笛怨，春意知几许。元宵佳节，融和天气，次第岂无风雨？来相召，香车宝马，谢他酒朋诗侣。

中州盛日，闺门多暇，记得偏重三五。铺翠冠儿，捻金雪柳，簇带争济楚。如今憔悴，风鬟霜鬓，怕见夜间出去。不如向、帘儿底下，听人笑语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李清照《永遇乐·落日熔金》

不可否认的是，宋朝是一个精致而风雅的时代。然而亦不可否认的是，宋朝的覆灭之惨烈屈辱，正与它昔日的精致风雅成正比。它昔日有多么太平日久人物繁阜，它毁灭时就有多么令人心如刀绞。

我曾天真地幻想过宋代的大词人中，应该有那么一个跨越两宋的奇人，英武如稼轩、超然如苏轼、悲壮如放翁的伟丈夫，去经历北宋极盛的繁华，再到极衰的屈辱，去成就一番传奇，成就一世的文名和英名。

然而事实上，完成这一切的，居然是个女子。

在宋代的大词人中，李清照是唯一一个真正意义上跨越了两宋的人，而她却又是宋代大词人中唯一的女子。靖康之变（1127年）那年她四十三岁，正是人生中的盛年，享受了北宋的精致风雅，尚不知苦难即将来临；1155年她去世，那年她七十一岁，颠沛流离，风云变幻，沧海已三次变了桑田。

其实真正去读易安词，你就会惊讶地发现李清照的词量在宋代词人中简直不值一哂。苏轼稼轩柳永等人都是三位数起算，而李清照的全部词作加起来只有四五十首，约为柳永的六分之一，不到稼轩的十分之一。而李清照以其区区四五十首词，便能与苏轼稼轩柳永共耀史册，甚至沈谦在其所著的《填词杂说》中亦提出了著名命题“男中李后主，女中李易安”，将李清照置于与千古词帝李煜平起平坐的地位，这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。

易安属于婉约词人，无论是前期清丽精巧的词作，还是后期沉痛哀婉的词作，都是婉约词的典范。而前期的词作使她独树一帜的因素之一就在于她是个女性。在她之前婉约词的创作基本上都是以男性为主，而男子作闺音无论如何都有些捉急不说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，古时的男子基本上都将女子看做低人一等的“情人”，而不是与之平等的“爱人”，所以那些清丽婉约的相思调总有些不能避免的轻薄和粗俗，与一种类似于狎妓意味的猥琐和龌龊。而易安本身是个女性，她在创作这些相思调时便能真正地诉说出女子的心境与想法——这是男性终其一生不能参透的秘密。从而根本上脱离了男性词人的婉约词所难以避免的下流和轻薄。

就如那首回眸一笑，百媚俱生的《点绛唇·蹴罢秋千》：

蹴罢秋千，起来慵整纤纤手。露浓花瘦，薄汗轻衣透。

见客入来，袜刬金钗溜，和羞走。倚门回首，却把青梅嗅。

其实，相似的意向在韩偓的《偶见》里已经出现过：“秋千打困解罗裙，指点醍醐索一尊。见客入来和笑走，手搓梅子映中门。”

只是，那“和笑走”的宽宏和放荡，“映中门”的风尘气，与易安词放在一起，高下立判。现代学者詹安泰在《读词偶记》里就说：“女儿情态，曲曲绘出，非易安不能为此！求之宋人，未见其匹。耆卿，美成尚隔一尘”

——这太正常了。易安是大家闺秀，而柳三变和周邦彦是什么人？嫖客。

再倒过头来说这首词。那一羞，一倚门，一回首的温柔和娇羞，将那少女的婉转风情与惊惶尴尬融合得滴水不漏。整首词轻快流丽，仿佛石榴红裙上一枝最精巧的折枝花样，欲说还休，风姿袅娜，意味无穷。也许真的只有女性，敏感而洞察一切的女性，才能毫无困难地做到这一点。正所谓笔由心生。

先天的性别优势使得她前期的婉约词充满了男性词人所不能的温婉、清新与柔情、风情和纯情。“云中谁寄锦书来？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”“共赏金尊沉绿蚁，莫辞醉，此花不与群花比”“莫道不销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”“常记溪亭日暮，沉醉不知归路”……这些词的质量极高。“词无一首不工……盖不徒俯视巾帼，直欲压倒须眉。”①

她就这样优哉游哉地活到了四十三岁，生活在一夜之间向她展现了它无常的本来面貌。北宋灭亡，宋室南迁，山河破碎风飘絮，身世浮沉雨打萍。打击如同暴风雨般劈头而下，不给她留一丝喘息。他们全家随着南宋朝廷四处逃亡，颠沛流离。在这期间，她的婆婆病死，后来丈夫赵明诚亦病死于建康。在辗转流离中，夫妇俩耗费半生心血搜集的、被她视作命根子的十几车金石书画亦难以幸免，几乎全部不知所终。她的国、她的家、她的志趣全部在转瞬之间化为乌有。再后来，她的人生不断被抛弃到难以估量的无底洞中去——再嫁、分手、入狱、出狱。最后在众人的嘲讽与指摘中病死江南。

后期，她的词作在痛苦的孕育中达到了婉约词的一个新境界。这时的她真正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苦难，什么叫做困顿，什么叫做无情。国是梁，家是那梁上的巢。赖以生存的国没有了，便是彻底地人去梁空巢也倾。她曾经无数次地守着窗儿到天黑，思念着过往的繁华，一如李后主。

后主前期的诗词香艳绮靡，无忧无虑。一朝国破家亡，词风便急转直下，变得凄凉而悲苦。易安前期的诗词总是悠然地写着她“淡淡的忧伤”，一朝国破家亡，她的词风中的忧伤瞬间变得沉痛而真实。两相对照，抚今追昔，回首怅然，岂非华胥之梦觉哉！

在我看来，李清照最大的悲剧，就在于她是如此清楚地记得自己与国家生命中的黄金时代。若是换做了稼轩或放翁这类从未沾染过过往的盛世繁华的人，在面对当下的山河凋敝时，便不会有如易安这样巨大的心理落差和别样沉重的痛楚。那时的她，绮年玉貌，有温文尔雅志趣相投的良人，有赌书消得泼茶香的恬静安闲，有“自谓葛天氏之民也”的淡定从容。归根结底，是北宋的繁盛给予了她现世的安稳和岁月的静好，给予了她闲情逸致去伤春悲秋、为赋新词强说愁。容许她有心有闲将那些夫妇小别、花开花落、岁月如梭通通缠绵悱恻地写进词里去。

那时的她以为这就是悲苦，她不知道后来爆发了战争。

北宋亡国之惨烈与屈辱是史上罕见的。战争之惨烈通常是那些触目惊心的士兵战死的数字，而战争之屈辱则永远是由那些纤弱的女性来承担——当那些国家的守卫者抑或是统治者已经没有力量保护她们的时候，惨烈便昂然向屈辱迈进了。靖康之变后，昔日金尊玉贵的封君诰命、后妃嫔嫱，甚至于天家帝姬②，将近三千四百余“贵戚女”都被徽钦二帝明码标价抵押给金人，做了金国上到皇帝，下到布衣的玩物。“昔居天上兮，珠宫玉阙；今居草莽兮，青衫泪湿。”③单说宋徽宗被掳北上的二十一个成年女儿，除保福帝姬、贤福帝姬与仁福帝姬三人在刘家寺就被金兵折磨至死之外，剩下的全部掳到了金国。可怜这些昔日锦衣华裳的帝姬贵妇在“此两日如在水中行，妃姬辈虽卧兜子中，驼马背亦湿透重裳。地狱之苦，无加于此”④的旅途之后，还要依金人习俗“露上体，披羊裘”充入浣衣院，或奸或杀或打或卖，“十人九娼，名节既丧，身命亦亡”！⑤使金被留的词人宇文虚中在《念奴娇·疏眉秀目》中叙述了他萍水相逢的一个妓女，在“干戈浩荡，事随天地翻覆”前竟有着“宋室宗姬、秦王幼女，曾嫁钦慈族”的高贵身世；同样的事例还有一位金国的铁匠，在人贩市场上以八金之价买得一身兼北宋“亲王女孙，相国侄妇，进士夫人”的妓女——这是怎样的战争，这是怎样的耻辱，这是怎样的人间地狱！

最有资格成为完卵的人都沦落至此，易安一介白衣，又岂能云淡风轻如从前？

她后期的诗词是我的挚爱。那是一个女子在尝尽人间苦难后最凄惶哀婉的声息，不似之前的为赋新词强说愁，那是真正的气咽声嘶泪尽啼血，忍把平生话断肠。若是换做稼轩或放翁这样的奇男子，那又是一腔豪气冲天，把吴钩看了，阑干拍遍。然而历史之神（假如有的话）却安排了一个女人去经历这一切，将家与国的凋敝让一个女人去体现，让那如梦的繁华照进凄冷的现实。李清照，作为这样一个肩负着历史使命的女人，从北宋的青楼画阁绣户珠帘中一路走进南宋的山河寥落国破家亡，等她走出时，华鬓萧萧，绮年不再。

①出自李调元《雨村词话·卷三》

②宋徽宗于政和三年（公元1113年）接受蔡京的建议，仿照西周制度，改公主为“帝姬”，又改郡主为“宗姬”，县主为“族姬”。靖康二年（公元1127年）恢复旧制。其事见于《宋史·卷一百一十五》

③④均出自王成棣《青宫译语》

⑤出自确庵、耐庵合著《靖康稗史笺证·呻吟语》

**作者简介**

欧阳婧祎，女，祖籍湖南邵阳，1998年2月生于湖北襄阳。深圳实验学校高三学生，深圳实验学校雨霁文学社社长，深圳十佳文学少年，2014年首届北大培文杯创意写作大赛二等奖获得者。自幼广泛涉猎中外经典原著，中学期间系统研究中国古典文学，创作发表《红楼梦》、《诗经》心得数十篇，其《情越千年》（2015海天出版社出版）系国内首部中学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著。